



wt136/2002 0902

四 簽 名

一 演繹法的研究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从壁爐台的角上拿下一瓶葯水，再从一只整洁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皮下注射器来。他用白而有勁的长手指装好了精細的針头，卷起了他左臂的衬衫袖口。他沉思地对自己的肌肉发达、留有很多針孔痕跡的胳膊注視了一会兒。他终于把針尖刺入肉中，推动小小的針心，然后躺在絨面的安乐椅里，滿足地喘了一口大气。

他这样的动作每天三次，几个月来我已經看慣了，但是心中总是不以为然。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这个情况給我的刺激日漸增加。因为我沒有勇气阻止他，每到夜深入靜，想起此事，就感覺良心不安。我不止一次地想把心里的話向他說，但是由于我的朋友性情冷漠、孤僻，而且不肯接受意見，使我覺得要想向他無拘無束地进一忠告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的毅力，他自以为是的态度和我所體驗过的他那許多非常的性格，都使我胆怯而不愿惹他不高兴。

但是，这一天下午，也許是我在午飯时喝了葡萄酒，也許是因为他那滿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我，我覺得再不能容忍下去了。

我問他道：“今天注射的是什么？嗎啡，还是可卡因？〔注〕”

他剛打开一本旧書，無力地抬起头來說道“这是可卡

〔注〕可卡因（Cocaine）又名古柯鹼，是鴉片，嗎啡同类的麻醉品，用久可以成癮。——譯者

因，百分之七的溶液。你要試試嗎？”

我毫不客气地回答道：“我不要試。阿富汗的战役害得我的體質至今沒有恢复。我再不能摧殘它了。”

他对我的恼怒，含笑答道：“华生，也許你是对的。我也知道这对于身体是有害的，不过我感觉它既有这样强烈的兴奋和醒脑的能力，它的副作用也就没有什么重要了。”

我誠懇地說道：“可是你也考虑考虑利害得失吧！你的脑筋也許象你所說的那樣，能够因刺激而兴奋起来，然而这究竟是戕害自身的作法。它会引起不断加剧的器官組織變質，否則至少也会导致长期衰弱，你也知道这种药所能引起的不良反应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你为什么只顧一时的快感，戕害你那天賦的卓越过人的精力呢？你应当知道，我这不仅是从朋友的立場出发，而且还是作为一个对你的健康負責的医生而說的話。”

看来，他听了不仅沒有生气，反而把十指对頂在一起，把两肘安放在椅子的扶手上，象是对談話頗感興趣的样子。

他道：“我好动不好靜，一遇無事可做的时候，我就会心緒不宁起来。給我难题，給我工作，給我最深奧的密碼，給我最复杂的分析工作，这样我才覺得最舒适，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。我非常憎惡平淡的生活，我追求精神上的兴奋，因此我選擇了我自己的特殊职业——也可以說是我創造了这个职业，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。”

我抬眼問道：“唯一的私人偵探嗎？”

他答道：“唯一私家諮詢偵探。我是偵探的最高裁決机关。当格萊格森·雷斯垂德或埃瑟尔尼·琼斯遇到困难的时候——这倒是他們常有的事——他們就来向我請教。我以专

家的資格，審查材料，貢獻一個專家的意見。我不居功，報紙上也不發表我的名字。工作本身使我的特殊精力得到發揮的這種快樂，就是我無上的報酬。你總還記得在杰弗遜·侯波案里我的工作方法所給你的一些經驗吧？”

我熱誠地答道：“不錯，我還記得。那是我平生從未遇到過的奇案。我已經把始末寫成一本冊子，用了一個新穎的標題：‘血字的研究’。”

他不滿意地搖頭道：“我約略看過一遍，實在不敢恭維。要知道，偵探術是——或者應當是一種精確的科學，應當用同樣冷靜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方法來研究它。你把它渲染上一層小說色彩，結果就弄得象是在幾何定理里摻進了戀愛故事一樣了。”

我反駁他道：“但是書中確有象小說的情節，我不能歪曲事實。”

“有些事實可以不寫，至少要把重點所在顯示出來。這案件里唯一值得提出的，只是我怎樣從事實的結果找出原因，再經過精密的分析和推斷而破案的过程。”

我寫那篇短文，本來是想要得到他的歡心，沒想到反而受到了批評，心中很不愉快。我承認，正是他的自負心激怒了我，他的要求似乎是：我的著作必須完全用來描寫他個人的行為。在我和他同住在貝克街的幾年里，我不止一次地發覺我那伙伴在靜默和說教的态度里，總隱藏着一些驕傲和自負。我不愿多說了，只是坐着撫摩我的傷腿，我的腿以前曾被槍彈打穿，雖然不礙走路，但是一遇天气变化就感到痛楚難堪。

停了一会，福尔摩斯裝滿了烟斗，慢慢說道：“最近我的业

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。上星期就有一个叫做福朗斯瓦·勒·维亚尔的人来向我请教，你也許知道，这个人在法国偵探界里最近已漸露头角。他具有居尔特民族的敏感性，可是缺乏提高他的技术所必需的广泛学識。他所請教的是有关一件遺囑的案子，很有趣味。我介紹了两个相似的案情給他作参考：一件是1857年里加城的案件，另一件是1871年圣路易城的那个案子。这两个案情給他指明了破案的途徑。这就是今天早晨接到的他的致謝信。”說着他就把一張弄皺的外國信紙遞給了我。我看了看，信里夾雜着許多恭維話，充滿了“偉大”，“高妙的手段”，“有力的行动”等等表示这位法国人的热情、景仰和称讚的話。

我道：“他象是个在向老师講話的小学生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輕輕地說道：“啊，他把我所給他的帮助估价过高了，他自己也有相当的才能呢。一个理想的偵探家所必备的条件，他大半都有。他有观察和推断的能力，只是缺乏学識，这个，他将来还是可以得到的。他現在正在把我的几篇短作譯成法文。”

“你的作品？”

他笑道：“你不知道嗎？很慚愧，写过几篇专論，全是技术方面的。你記得不記得那一篇：‘論各种烟灰的辨認’。在那里面，我举出了140种雪茄烟、紙烟、烟斗絲的烟灰，还用彩色的插图說明各种烟灰的區別。这是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常常出現的証据，有时甚至是全案最重要的線索。如果你回忆一下那个杰·弗逊·侯波案件，你就会知道：烟灰的辨別，对于破案多少是有些帮助的。譬如說你能确定在一个謀杀案里的凶手是吸印度雪茄烟的，这样，显然就把你的偵

查範圍縮小了。印度雪茄烟的黑灰和‘鳥眼’烟的白灰的不同，在訓練有素的人看来，就如同白菜和馬鈴薯的區別一样的分明。”

我道：“你对审查細微的事物确实具有特殊的才能。”

“我感觉到了它們的重要性。这就是我写的关于跟踪脚印的专論，里边还提到使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。这里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論文，說明一个人的职业可以影响到他的手形，附有石工、水手、刻木工人、排字工人、織布工人和磨鑽石工人的手形插图。这些对于科学的偵探术是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的。特别是在遇有無名屍体的案件和探索罪犯身份等时都有用处。噢，我只願談我的嗜好，使你心煩了吧？”

我恳切地回答道：“非但不觉得心煩，并且极感兴趣。这是因为我曾經亲自看見过你对于这些方法的应用。你方才談到观察和推断，当然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两方面是彼此关联着的。”

他舒服地靠在椅背上，从烟斗里噴出一股濃厚的藍烟來說道：“沒有什么关联。举例來說：观察的結果說明，你今早曾到韦格摩尔街邮局去过，而通过推断，却知道了，你在那里发过一封电报。”

我道：“对！完全不錯！但是我真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的。那是我一时突然的行动，並沒有告訴任何人啊。”

他看到我的惊奇，很得意地笑道：“这个太简单了，簡直用不着解釋，但是解釋一下倒可以分清观察和推断的範圍。我观察到在你的鞋面上黏有一小块紅泥，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，从路上掘出的泥，堆积在便道上，走进邮局的人很难不踏进泥里去，那里的泥是一种特殊紅色的，据我

了解，附近再沒有那種顏色的泥土了。這就是從觀察上得來的，其餘的就都是由推斷得來的了。”

“那末你怎么推斷到那封電報呢？”

“今天整整一個上午我都坐在你的對面，並沒有看見你寫過一封信。在你的桌子上面，我也注意到有一大整張的郵票和一捆明信片，那麼你去郵局除了發電報還會作什麼呢？除去其他的因素，剩下的必是事實了。”

我略想了一想又道：“這件事確實如此，正合你的說法，這是最簡單的一件事了。我現在給你一個比較複雜的考驗，你不覺得我魯莽吧？”

他答道：“正相反，我很歡迎，這可以使我省去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。你所提出的任何問題，我都高興研究。”

“我常常聽你說，在任何一件日用品上面，很難不留下一些能顯示使用者特征的痕跡，受過訓練的人是很容易辨認出來的。現在我這裡有一隻新得來的表，你能不能從上面找出它的舊主人的性格和習慣呢？”

我把表遞給了他，心裡不禁好笑。因為依我想來，這個試驗是無法解答的，也可算是我給他平日獨斷作風的一個教訓吧。他把表拿在手里，仔細地端詳着，看了看表盤，又打開表蓋，留心察看了里面的機件，先用肉眼，後來又用高倍放大鏡觀察。他面部沮喪的表情，幾乎使我笑了出來，最後，他关上表蓋，把表還給了我。

他道：“這裡幾乎沒有遺留的痕跡可尋，因為這隻表最近擦過油泥，把最主要的痕跡搞掉了。”

我答道：“不錯，這隻表是擦過了油泥以後才落到我的手里的。”我心中對我伙伴用這一點作借口來掩飾他的失敗很

不以为然。就是一只未修过的表，又能寻出什么有助于推断的痕迹呢？

他用半閉無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說道：“虽然遺痕不多，我的观察也并没有完全落空。姑且說一說請你指正吧。我想这只表是你哥哥的，是你父亲留給他的。”

“很对，你是从在表的背面上所刻的H.W.两个字头知道的吧？”

“不錯，W代表你的姓。这只表差不多是50年前制造的，表上刻的字和制表的时期差不多，所以我知道这是你上一輩的遺物。按照习惯，凡是珠宝一类的东西，多傳給长子，长子又往往襲用父亲的名字。如果我記憶不錯，你父亲已去世多年，所以我断定这只表是在你哥哥手里的。”

我道：“这都不錯，还有别的沒有？”

“他是一个放蕩不羈的人。当初他很有光明的前程，可是他把好机会都放过去了，所以常常生活潦倒，偶然也有时景况很好，最后因为好酒而死。这都是我所看出来的。”

我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忍不住在屋內無精打彩地踱来踱去，內心有無限辛酸。

我道：“福尔摩斯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真無法相信，你竟然会要出这么一套来，你一定預先訪察了我哥哥的惨史，現在假装用一些玄妙的方法，推断出来这些事实。你想我会相信你从这只旧表上就能够发现这些事实嗎？不客气地說，你这些話簡直是有些騙人。”

他和藹地答道：“亲爱的医师，請你寬恕我。我按着理論来推断一个問題，却忘了这可能对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我向你保証，在你給我观察这只表以前，我并不知道你

还有一位哥哥呢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能这样神妙地推测出这些事实来呢？你所說的沒有一样不是与事实相符的。”

“啊！这还算侥幸，我只是說出一些可能的情况，并沒想到会这样正确。”

“那末你并不是猜想出来的了？”

“对，对，我向来不猜想。猜想是很不好的习惯，它有害于作逻辑的推理。你所以觉得奇怪，是因为你沒有了解我的思路，沒有注意到往往能推断出大事来的那些細小問題。举例來說吧，我开始时曾說你哥哥的行为很不謹慎。請看这只表，不仅下面邊緣上有凹痕两处，整个表的上面还有無數的伤痕，这是因为慣于把表放在有錢币、鑰匙一类硬东西的衣袋里的緣故。对一只价值50多金鎊的表这样不經心，說他生活不檢点，总不算是过分吧！单是这只表已經如此貴重，若說遗产不丰富，也是沒有道理的。”

我点着头，表示領会了他的道理。

“倫敦当舖的慣例是：每收进一只表，必定要用針尖把当票的号碼刻在表的里面，这个办法比較挂一个牌子好，可以免去号碼失掉或混乱的危險。用放大鏡細看里面，发现了这类号碼至少有4个。結論是：你哥哥常常窘困；附带的結論是：他有时景况很好，否則他就不会有力量去贖当了。最后請你注意这有鑰匙孔的里盖，圍繞鑰匙孔有上千的伤痕，这是由于被鑰匙磨擦而造成的。清醒的人插鑰匙，不是一插就进去嗎？醉汉的表沒有不留下这些痕迹的。他晚上上絃，所以留下了手腕顫抖的痕迹。这还有什么玄妙呢？”

我答道：“一經說破，如見天日。我对你的冒犯，請你

原諒。我应当对你的神妙能力有更大的信心才对，請問你目前手里还有沒有偵查的案件？”

“沒有，所以才注射可卡因啊。不动用脑筋，我就活不下去。除却这个还有什么生趣呢？請站到窗前来。难道有过这样凄凉惨淡而又無聊的世界嗎？看哪，那黃霧沿街滾滾而下，傍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飄浮而过，还有再比这个更平凡無聊的嗎？医师，試想英雄無用武之地，有勁头又有什么用呢？犯罪是尋常的事，人生在世也是尋常的事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尋常的事还有什么呢？”

我正要開口回答他那激烈的言論，忽然敲門聲音很急。我們的房東走了進來，托着一個銅盤，上面放着一張名片。

她對我的伙伴說道：“一位年輕的婦女求見。”

他讀着名片：“梅麗·摩斯坦小姐。噫！這個名字生疏得很。赫得森太太，請她進來。醫師，你別走，我願你留在这里。”

二 案情的陳述

摩斯坦小姐以穩重的步履、沉着的姿態走進屋來。她是一個淺發少女，體態輕盈，戴着顏色調和的手套，穿着最合乎她風度的衣服。因為她衣服的簡單素雅，說明了她是一個生活不太充裕的人。她的衣服是暗褐色毛呢料的，沒有花邊和裝飾，配着一頂同樣暗色的帽子，邊緣上插着一根白色的翎毛。面貌雖不美麗，但是丰彩却很溫柔可愛，一雙蔚藍的大

眼睛，飽滿有神，富有情感。就我所見到過的女人，遠到數十國和三大洲，但是從來沒有見過一付這樣高雅和聰敏的面容。當福爾摩斯請她坐下的時候，我看見她嘴唇微動，兩手顫抖，顯示出緊張的情緒和內心的不安。

她說：“福爾摩斯先生，我所以來這裡請教，是因為您曾經為我的女主人西色爾·弗里斯特夫人解決過一桩家庭糾紛。她對您的協助和本領是很感激和欽佩的。”

他想了一想答道：“西色爾·弗里斯特夫人呀，我記得對她有過小小的幫忙。那一件案子，我記得是很簡單的。”

“她並不認為簡單。最低限度，我所請教的案子您不能同樣也說是簡單的了。我想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比我的處境更離奇費解了。”

福爾摩斯搓着他的雙手，目光炯炯。他從椅子上微微傾身向前，在他那清秀而象似鵠鷹的臉上現出了精神極端集中的樣子。“說一說您的案情吧。”他以精神勃勃而又鄭重其事的語調說道。

我覺得在此有些不便，因而站起來說道：“請原諒我，失陪了。”

沒想到這位年青姑娘伸出她戴着手套的手止住了我，說道：“您如肯稍坐一會兒，或者可以給我很大幫助呢。”

我因此重新坐下。

她繼續說道：“簡單地說，事情是這樣的：我父親是駐印度的軍官，我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回了英國。我母親早已去世，國內又沒有親戚，於是就把我送到愛丁堡城讀書，在一個環境很舒適的學校里寄宿，一直到我17歲那一年方才離開那里。1878年，我的父親——他是團里資格最老的上尉——

請了12个月的假，返回祖国。他从倫敦拍来电报告訴我，他已平安地到了倫敦，住在朗厄姆旅館，催促我即刻前去相会。我还記得，在他的电文中充滿了慈愛。我一到倫敦就坐車去朗厄姆旅館了。司事告訴我說，摩斯坦上尉确是住在那里，但是自从头天晚上出門后到現在还没有回来。我等了一天，毫無消息。到了夜里，採納了旅館經理的建議，我去警察署报告，并在第二天早上的各大報紙上登了寻人广告。我們的探詢沒有得到任何結果。从那天起直到現在，始終沒有得到有关我那不幸的父亲的任何消息。他回到祖国，心中抱着很大的希望，本想可以享受清福，沒想到……。”

她用手摸着喉部，話还没有說完，已經咽不成声。

福尔摩斯打开了他的記事本問道：“日子还记得嗎？”

“他在1878年12月3日失踪——差不多已有10年了。”

“他的行李呢？”

“还在旅館里，行李里边找不出什么可以作为綫索的东西——有些衣服和書籍，还有不少安达曼群島的古玩，他从前在那里是个监管囚犯的軍官。”

“他在倫敦有沒有朋友？”

“我們只知道一个——駐孟买陸軍第34团的舒尔托少校，和他同在一个团里。这位少校前些时已經退伍，住在上諾伍德。我們当然和他联系过，可是他連我父亲回到英国的事都不知道。”

福尔摩斯道：“真是怪事。”

“我还没有談到最奇怪的事呢。大約6年前——准确日期是1882年5月4日——在泰晤士报上发现了一則广告，征詢梅丽·摩斯坦小姐的住址，并說如果她回答的話是对她

有利的，廣告下面沒有署名和地址。那時我剛到西色爾·弗里斯特夫人那里充當家庭教師。我和她商量以後，在報紙廣告欄里登出了我的住址。當天就有人從郵局寄給我一個小紙盒，里面裝着一顆很大的光澤炫耀的珠子，盒子里沒有一個字。從此以後，每年到了同一日期總要接到一個相同的紙盒，里面裝着一顆同樣的珠子，沒有能找到寄者的任何的線索。這些珠子經過內行人看過，說是稀有之寶，價值很高。你們請看這些珠子，實在很好。”她說着就打開了一個扁平的盒子，我看見了生平從未見過的6顆上等珍珠。

福爾摩斯道：“您所說的極有興趣，另外還有別的情況嗎？”

“有的，今天早上我又接到了這封信，請您自己看一看，這也就是我來向您請教的原因。”

福爾摩斯道：“謝謝您，請您把信封也給我。郵戳，倫敦西南區，日期，9月7日。〔注〕啊！角上有一個大姆指印，可能是郵遞員的。紙非常好，信封值6便士一扎，寫信人對信紙信封很考究，沒有發信人的地址。‘今晚7時請到萊西厄姆劇院外左邊第3個柱子前候我。您如懷疑，請偕友2人同來。您是被委曲的女子，定將得到公道。不要帶警察來，帶來就不能相見。您的不知名的朋友。’這真是一件好玩的玄秘的事情，摩斯坦小姐，您準備怎麼辦呢？”

“這正是我要和您商量的呀。”

“咱們一定得去。您和我，還有——不錯，華生醫師正是咱們所需要的人。信上說，兩位朋友，他和我一直是在一

〔注〕原書是7月，諒是筆誤。——譯者

起工作的。”

她用請求的表情看着我，向福尔摩斯道：“可是他肯去嗎？”

我熱情地說：“只要我能效力，真是榮幸極了。”

她道：“兩位這樣的仗義，我很感激。我很孤獨，沒有朋友可以相托。我 6 點鐘到這裡來，大約可以吧？”

福尔摩斯道：“可是不能再晚了。還有一點，這封信和寄珠子的小盒上的筆跡相同嗎？”

她拿出 6 張紙來說道：“全在這裡。”

“您考慮得很周密，在我的委託人里，您確是模範了。現在咱們看一看吧。”他把信紙全鋪在桌上，一張一張地對比着繼續說道：“除了這封信以外，筆跡全是偽裝的，但是都出于一個人的手筆，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。您看這個希臘字母 e 多么突出，再看字末的 s 字母的彎法。摩斯坦小姐，我不願給您無謂的希望，可是我倒願知道，這些筆跡和您父親的，有相似之點沒有？”

“絕不相同。”

“我想也是如此。那末我們在 6 點鐘等您。請您把這些信留下，我也許要先研究一下，現在只有 3 點半鐘，再會吧。”

我們的客人答道：“再會。”她又用和藹的眼光看了看我們兩人，就把盛珠子的盒子放在胸前，匆匆地走了出去。我站在窗前看着她輕快地走向街頭，直到她的灰帽和白翎毛消失在人群當中。

我回頭向我的伙伴說道：“真是一位美麗的女郎！”

他已經重新點上了煙斗，靠在椅背上，合着兩眼，無力

地說道：“是嗎？我沒有留神。”

我嚷道：“你真是個機器人，一架計算機！有時你簡直一點兒人性也沒有。”

他溫和地微笑道：“不要讓一個人的特質影響你的判斷能力，這是最重要的。一個委託人，對於我僅僅是一個單位——問題里的一個因素。感情作用會影響清醒的理智。一個我一生所見的最美麗的女人，曾經為了獲取保險賠款而毒殺了3個小孩，結果被判絞刑；可是我認識的一個最不討人喜歡的男子，卻是一位慈善家，捐贈了25萬鎊救濟倫敦的貧民。”

“但是，這一次……”

“我向不作任何例外。定律沒有例外。你也曾研究過筆跡的特徵嗎？對於這個人的筆跡你有什么見解？”

我答道：“寫得還够清楚、整齊，是一個有商業經驗和性格堅強的人寫的。”

福爾摩斯搖頭道：“你看他寫的長字母差不多都沒有高過一般字母，那個d字象個a字，還有那個l象個e，性格堅強的人不論寫得怎樣難認，字的高矮總是分明的，他的k字寫得不一律，大寫的字母倒還工整。我現在要出去了，還有些問題要搞清楚。讓我介紹你一本書——一本最不平凡的著作，這是溫伍德·瑞德寫的‘成仁記’，我去一個鐘頭就回來。”我坐在窗前拿着書，但是我的思想並沒有放在研究這位作者的傑作上。我的思想專注在方才來的客人身上——她的音容笑貌和她在生活里所遭遇的離奇的事情。如果她父親失蹤那年她是17歲的話，她現在就應當是27歲了——正是青年稚氣消退，轉到稍經事故的妙齡的階段。我就這樣地坐在

那里冥想，直到危险的妄想闖进我的脑海。因此我急急坐到桌前，拿出一本最近的病理学論文来仔細地讀，借以遏制我的妄想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一个陆军軍医，有一条伤腿，又沒有多少錢，怎好有这种妄想？她只是案子里面的一个单位，一个因素——再沒有什么了。如果我前途是黑暗的，最好还是毅然地担当起来，不要去胡思乱想，妄想要扭轉自己的命运吧。

三 寻求解答

一直等到5点半鐘，福尔摩斯方才回来。他精神勃勃，非常兴奋——足見他在这最难解的問題当中已經发现了曙光。

他拿着我給他倒的一杯茶，說道：“这件案子沒有多大神秘，这些事实似乎只有一个解釋。”

“什么！你已經把真相搞清楚了嗎？”

“还不能这么說。不过我已經发现了一个有提示性的事实，是一个极有用的綫索，当然还需要把一些細節拼湊起来。我剛剛从旧的泰晤士报上面找到住在上諾伍德的前駐孟买陆军第34团的舒尔托少校在1882年4月28日去世的訃告。

“福尔摩斯，或許我的脑筋迟鈍，可是我不了解这个訃告对本案有什么提示的作用。”

“你真不了解嗎？沒想到。那末咱們这样来看這個問題吧。摩斯坦上尉失踪了。在倫敦，他可能去拜訪的只有舒尔托

少校一个人，可是舒尔托少校竟說毫不知道他曾来倫敦。4年以后，舒尔托死了。他死后不到一个礼拜，摩斯坦上尉的女兒就收到了一件貴重的礼物，以后每年收到一次。現在又收到了一封信，竟說她是一个受了委曲的人。除了她丧失了自己的父亲之外，还有什么委曲呢？还有，为什么仅仅在舒尔托死后的几天里，才开始有礼物寄给她？莫非舒尔托的繼承人知道其中的秘密，想要借着这些礼物来弥补他們先人的罪愆？你对以上的事实还有什么不同的見解嗎？”

“为什么这样弥补罪愆呢！方法太离奇了！再說，他为什么現在才写信，而不在6年以前呢？还有，信上說要給她公道。她可以得到什么公道呢？要說是她父亲还活着，那未免太乐观了。可是你又不知道她还受过什么别的委曲。”

“确实是有难题，是有一些費解的地方。”福尔摩斯沉思道：“但是今天晚上咱們走一趟，就可以全都明白了。啊，来了一輛四輪馬車，摩斯坦小姐正在里边。你准备好了嗎？咱們最好赶快下去，時間已經稍晚一些了。”

我戴上帽子，拿了一支最粗重的手杖，福尔摩斯从抽屜里拿了他的手枪放进衣袋里。这說明他料到今晚的工作或許是一个冒險的嘗試。

摩斯坦小姐穿着黑色的衣服，纏着圍巾，她虽然还保持着鎮定，可是面色慘白。假若她对于我們今晚奇特的冒險不觉得有些不安的話，她的毅力确是超过平常一般女子的了。她能够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对于歇洛克·福尔摩斯所提出的几个新問題，她全能够立刻答复。

她道：“舒尔托少校是爸爸的一位特別要好的朋友。在她的来信里面总是常常提到少校。他和爸爸同是安达曼群島